

# 青年导演路阳： 有计划创作抗疫题材影片

■文/本报记者 郑中砥

当前,新冠肺炎仍处于严格防控阶段,电影人坚持以居家云办公的方式复工复产,为迎来行业全面复苏积蓄力量。

青年导演路阳的新作《刺杀小说家》仍在紧张的后期制作之中,每天多方通话、线上办公成为了路阳一个多月来的工作常态。一方面要确保影片顺利完成制作、如期上映,另一方面,在疫情期间观察生活、收集素材、自我沉淀也是路阳作为电影创作者的“内功修炼”。

“确实有计划要创作疫情相关题材的电影,但不是现在,还要多花几年时间”,路阳说。

## 将花几年时间准备抗疫题材相关创作

《中国电影报》:北京市2月26日发布了一个疫情期间的影院和剧组复工指引,似乎电影行业正在开始破冰,未来不久应该会重回正轨了。疫情期间您是怎么工作的?您觉得电影人应该如何应对疫情,或者说疫情之中,电影人能够做出哪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路阳:就跟其他普通群众一样,我们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该做什么做什么,注意保护自己、保护身边的人,有余力能够做贡献的就做点贡献。作为电影从业者,就利用这段时间做一些可以在家里独立完成的事情,坚持把需要合作的电影制作部分先停下。

整体来说我觉得不需要太悲观,在疫情影响下,今年全社会整体都会比较难,也并不是只有电影一个行业艰难。困难面前,全国上下一盘棋,大家要一起来克服这些困难,共同渡过难关。

《中国电影报》:这次疫情中,很多创作者都表示心情每天都跟随疫情跌宕,认为很多事件、很多人都值得被写进故事里、拍成电影。您考虑过进行这类题材的电影创作吗?

路阳:在疫情之后,我暂时不会着手跟疫情相关的电影,我现在在做项目后期,同时准备下一个电影的故事,大概所有精力就差不多占满了,但我们确实是有这个计划,只是希望能够多花些时间,再多搜集一些资

料,不会那么快就进入。因为在这个题材下的我们创作的方向不是针对某一个事件,不那么具象。这样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发生过很多次,我们不是要做一个纯写实类的故事,而是希望能够在影片中呈现一些思考和启示。

《中国电影报》:是对这种题材的创作有想法了,只是在创作方式上还需要一些时间去思考?

路阳:对,肯定有很多创作者正在考虑应该从什么角度入手去呈现这样的事件。不仅是讲故事的方式,包括故事主题等,这些都需要去思考。尤其是故事主题,导演要告诉观众的是什么?故事是包裹在主题外面的外衣,重要的是里面的主题内核,这个东西很重要。

## 影院消费将在疫情之后得到释放

《中国电影报》:您对疫情结束之后下半年的市场变化有什么看法?

路阳:首先春节档的这几部电影受的影响肯定是最大的,作为同行我们心里也都很替他们担心、着急,还是希望这几部电影都能够有好的市场回报。毕竟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全行业都在响应国家的号召,实施各项举措,该撤的撤、该推迟的推迟。我们肯定希望在电影院能够重新营业的时候,这些电影还是能够进入市场,有一个好的市场回报。因为原本今年春节档有望能够比去年有一个新的增长。总的来说,还是希望今年的电影大盘能够整体保持向上增长的态势,也期待疫情过去之后,观众会对电影消费抱有一种期待,因为毕竟春节没看上电影,那么后面可能“五一”或者暑假的时候,大家会愿意去电影院里把要看的电影补上。

《中国电影报》:有一部分创作者对疫情结束之后观众从心理上是否愿意走进影院表示担忧。您对这种情况怎么看?

路阳:我觉得还好,因为当电影院营业的时候疫情一定是完全过去了。在正常的情况下,国民仍然是有影院观影和消费的需求,这一点不会变化。包括这几天北京一些公园相继开放之后,不少游客就已经开始去游香山了。大家真的已经在家里隔离太久

了,社交需求、消费需求都在积聚,需要在疫情彻底结束之后得到释放。

所以我想不用太担心电影院营业之后没有观众,还是会有人去影院看电影。但是今年的电影大盘一定会受到较大影响。疫情影响的不仅是一两部影片的撤档或是延期,今年所有电影的档期都会后移,那后面的档期怎么排片、怎么上映?这一系列问题都会产生更大的连锁反应,对电影市场档期的影响可能会一直到明年春节档。

## 新片《刺杀小说家》将如期上映

《中国电影报》:您的新片《刺杀小说家》已经定档明年大年初一,目前项目进度如何?档期会有变化吗?

路阳:对,我们仍然在做后期,档期没有变化。我们差不多按照制作时间倒推定档日期,认为那个时间是比较合适的。这次疫情中,项目进度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由于疫情影响,很多后期公司、车间也都不能正常复工,目前大部分还都在做云工作。但总的来说,影响不是很大,我们有一部分活动时间提前做进计划之中,基本能够覆盖疫情期间的的时间损耗。

《中国电影报》:会不会担心原定今年春节档的影片,由于没有合适档期而一直延迟到明年春节档,您新年面临的竞争更激烈?

路阳:一般来说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因为今年春节档影片的成本都很高,拖的时间越长,它的资金压力越大,这也是我们同行都很为他们着急的一个原因。而且每个电影现在都很难不容易,前面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预算去做宣传,大家谁也不想等这个电影放“凉了”。

当然也可能其中的有些电影本身的春节属性特别强,可能挪到明年春节会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选择。或者也有影片可能会考虑其他档期的属性能否匹配,档期体量是否能够容纳影片,是否能够实现市场最大化?每个电影的考虑不一样,但是等到明年春节,我相信出品方也是不愿意的,否则他们承担的压力和成本太高。最终各方综合考虑,一定会有多种选择,寻找到对各自电影最好的方案。

# 编剧、制片人龚格尔： 《流浪地球2》会更加体现时代精神

■文/本报记者 林琳

《流浪地球》的编剧及制作人龚格尔所在的工作室已经复工了,但他坦言,此次疫情对整个第三产业的冲击很大,其中,电影产业由于行业的特殊性,无论是上游的制作环节,还是下游的放映环节,均受到了巨大冲击。

“疫情期间电影行业基本上停滯了。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这些政策也有助于电影行业未来的恢复和发展,但要想回到之前的状态,还需要疫情彻底得到控制后才行。”龚格尔认为,目前疫情已经扩大至全球范围,不仅是中国电影行业,海外其它地区的电影行业同样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

击。“因为现在海外的疫情形势也很严峻,因此只有全球疫情整体得到有效控制,观众对于消费,尤其是娱乐消费的信心才会逐渐恢复。电影院很可能是人们最晚一批去的场所。暑期档很可能是电影市场完全恢复后的第一个重要档期。”

已经复工的龚格尔目前正集中精力筹备《流浪地球2》的剧本工作。“虽然《流浪地球》是科幻片,但内核中依然有我们这代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次疫情让人们看到这些向往和希望是多么珍贵。《流浪地球2》中会去表现这种精神。面对这样的疫情和

灾难,电影工作者应该给大家鼓鼓劲。”

龚格尔告诉记者,这次疫情让他更深刻地理解原先就体会到的情感。“在疫情下更加凸显,现实社会真的像《流浪地球》的故事中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团结起来共抗灾难,因此我感到非常幸福。在第二部中我们依旧会保留这样的精神内核,去赞美人类的团结、努力和不屈。”

龚格尔认为,电影人不能像医护人员一样战斗在一线,此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对抗击疫情最大的帮助。“电影人当下最应该做的就是把电影拍好。”

# 演员孙维民： 自觉遵纪守法就是对战“疫”最大的帮助

■文/本报记者 林琳

“此时带头自觉遵守国家的各项相关规定,是文艺工作者对战胜疫情最大的支持。”在演员孙维民看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可有精神懈怠和侥幸心理,每一名中国人都负有责任和义务去共同抵御疫情。

## 自觉遵守战“疫”法纪 力所能及助力宣传工作

孙维民表示,面对疫情,我们首先要团结一心,要有战胜困难的决心和信心。在有信心的前提下,也要用科学的手段有效抵抗疫情。

相比医护人员、文艺工作者此时对国家最大的支持就是自觉遵守国家的各项相关规定。尽量少出门,出门时必须戴口罩。孙维民说,虽然电影人无法参与到抗击疫情的一线战斗中,但电影人可以作为表率,自觉做好个人的防护工作,不给国家和社会添麻烦。

他认为,在做好自己的同时,文艺工作者可以在后方成为一名“勤务兵”。“我们可以参与到一些宣传片的录制当中去,通过媒体,更好地向大众普及防护知识,也可以为一线工作人员加油鼓劲。”

孙维民表示,相比医护人员的奋斗和牺牲,此时他感到很感动,同时也正在努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 不断“充电” 复工后努力创作更多优秀影视作品

在这次疫情期间,涌现了大批感人的人物和事迹,文艺工作者首先要学习他们的精神,把这种精神延续到今后的文艺创作中。孙维民告诉记者,在过去的一个多月中,他不断给自己“充电”,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增加自己创作的资本,好在疫情结束后,更好地投入到工作当中,争取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孙维民表示,在这次疫情当中涌现出了大量平凡英雄。这些人是在平凡中创造伟大,从医护人员到每一名志愿者,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一线工作,舍小家为大家。他们的事迹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今后如何把这些准确、精炼地提炼出来,是文艺工作者、电影人要思考的事情。“从主管部门到每一位从业者,在创作上要本着精益求精、精雕细琢的态度,这方面的艺术作品不求多,要求精,集中凝练出具有代表性的事迹和人物;集中精干的人才和优质资源,拍摄出精品力作,献给每一位一线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

由于疫情影响,全国电影院被迫停业,尤其赶上春节档,给电影产业下游的放映端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但这些都是暂时的,等到疫情过后,只要有好的电影作品,我相信观众依旧会走进影院,甚至比疫情之前的热情更高。”孙维民还呼吁,各级主管部门应该适当考虑给予电影产业中损失较大的企业一定优惠扶持政策,帮助它们渡过难关。

# 导演董润年： 疫情过后,观众需要被鼓舞

■文/本报记者 郑中砥

从1月23日春节档影片集体撤档至今,全国影院已经停业一月有余,所有剧组也仍在停工之中。四五十天里,电影人从忙碌的片场返回家中,足不出户地读书、看片、写剧本成为很多电影创作者的日常。

青年编剧、导演董润年笑言,“做饭成了疫情之中宅在家的一大乐趣”。一方面是为疫情而焦虑,另一方面,“不出门、不添乱、力所能及做贡献”成为董润年给自己立下的防疫守则。面对疫情之后的电影行业发展,董润年坚信观众仍然需要被鼓舞、被娱乐,“创作如果能够切中疫情之后的国民心态,‘爆款’一定会继续出现”。

## 在疫情中观察生活、积累素材

《中国电影报》:疫情还没结束,很多电影人还都在居家办公。疫情期间您的居家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董润年:我觉得我的居家办公状态还好,因为基本上跟以前也差不多,只不过以前还需要时不时去工作室,现在是完全在家里写。这段时间除了每天关注疫情动态之外,就是在家里写剧本,上网查资料、看书、看片,算是一个正常的积淀期。另外我比较喜欢做饭,现在每天在家里自己做饭,成了一大乐趣,有时候就趁半夜把好吃的发发朋友圈,跟朋友们开个玩笑互动一下。

《中国电影报》:您觉得电影人应该如何应对疫情,在疫情之中,电影人能够做出哪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董润年:电影人首先是社会的一份子,我觉得第一是要遵守国家关于防控疫情的倡议和规范,别出门、别乱跑、别添乱。

其次,大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去做一些能帮上忙的事儿。可以是直接捐款捐物,如果有途径,也可以直接帮助联系抗疫物资。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这方面努力,我也尽自己所能出了一点力。这种情况下能多帮一点就多做一点。

或者,是在互联网上尽一切可能关注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不管是武汉、湖北的,还是其它地区的需要帮助的人,怎么让他们求助的声音被更多人听到,也是帮到他们;再或者,通过各种途径给我们一线的医护人员和所有正在经历苦难的人加油鼓劲,这些都是我们现阶段力所能及可以去做的事情。

最后,对电影人这样一个特定的创作群体来说,我们需要在这个环境里多观察、多感受生活,这都会为我们将来的创作提供很多的生动素材。

## 影院终端是全行业复苏的基础

《中国电影报》:疫情之下的电影行业积极响应防疫措施,全力配合,所有影院停业、剧组停拍,作为电影人对疫情之后电影行业的复苏有什么期待?

董润年:有几位编剧导演朋友,我们在各自隔离期间一直有联系、互相了解情况。大家一开始都没想到疫情会这么严重,预计到了疫情会影响春节档,但没想到整个上半年可能都会受影响。

我相信当疫情彻底结束,所有人都有安全感以后,观众的影院观影习惯仍然会回归,而且可能会有一个增长。毕竟大家已经在家闷了几个月了。我觉得影院观影这种文化社交是一种刚需。但是这个心理上的安全点出现在什么时候,只能由疫情的持续时间来决定。

疫情带给影院的压力确实特别大,跟我们创作者可以在家工作不一样,影院需要持续营业才能够负担所有的开销。我们最希望的就是院线和影院能够挺过这一关,这是整个行业将来能够反弹、能够复苏的基础。但是未来影院开始营业的时候,一定得注重防范,提升安全意识,因为万一在影院发生了感染的话,可能对整个行业的打击会更大。事关生命安全,我认为还是要更加谨慎。

按现在在很多专家的预测,如果最迟在4月底能够彻底控制疫情,我觉得影院大约到五六月份差不多能够恢复正常营业。当然我希望疫情能更早结束。

## 疫情带来了制定新时代新规则的契机

《中国电影报》:疫情结束之后,很多大体量的影片可能都要集中在暑期档和国庆档,其中也包括除了《囧妈》之外的其他6部春节档电影。面对档期扎堆,您认为市场会呈现何种态势?

董润年:我觉得这个问题只有一个选项可以选,就是共同做大。就如同这场对抗疫情的战斗一样,电影行业也必须携手打一场只能赢不能输的硬仗。

这场疫情对影视行业,尤其是电影行业的危害太大了。经过这次疫情的洗礼,我们看到,只有大家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对整个电影行业是一个非常好的启示:在这样的逆境下,想让电影市场恢复繁荣的话,就必须要有所有人一起合作,最后一起实现多片共赢的局面。不管以前的市场竞争如何激烈,这次为了一个整体的目标,为了一个必须赢的结果,也希望大家能想尽一切办法去互相帮助、互相协调,在这个时候,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

我觉得在疫情结束之后,全行业要是能进行一次统一的思考和讨论,商讨各方都能贡献出什么样的力量,那就太好了。从创作、制作到出品、发行方,再到院线影院方,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想想办法。

疫情影响的不仅是院线放映,还影响了一批电

影和剧集的拍摄,很多项目停工了,这意味着在年底或者明年的某一段时期,我们的影视内容生产端很可能会供不应求。所以大家要是能想出一个什么办法,尽可能把整个市场的档期安排得均匀合理,不要出现某一个时期所有项目扎堆,之后的某一个时期市场又特别冷淡。我觉得无论是通过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的统筹还是公司之间的协调,大家应该积极寻求途径,把最终实现市场档期的合理安排当成共同的目标。

还有,在全世界范围内,互联网和院线之间的关系,都已经到了一个变化的临界点。有时候这种被环境倒逼产生的变化,未必是坏事。通过外在的事件,我们看到底怎么让这种变化在中国市场上变得更健康,能对各方都有利,反而可能创造奇迹。疫情结束之后,可能会是一个契机,如果能趁这个契机把这些事情搞清楚,制定一个新时代的新规则,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件事。对各方面、对我们创作者也会很有帮助。

## 能够鼓舞人心的“爆款”仍会出现

《中国电影报》:您觉得疫情结束之后,今年的暑期档、国庆档还会继续像往年一样,持续产生“爆款”和“黑马”吗?

董润年:我认为肯定会有,其实最近几年每年都会出现“爆款”。当然谁是“黑马”这个事不好说,之所以称之为“黑马”就是由于事先不知道它能火。

据我的了解,疫情之前已经拍完的、准备在春节档或者是之后档期上映的很多电影,品质都非常好。所以,不管有没有“爆款”,我认为2020年电影整体的质量和基调都是比以前更好的。我不担心影片的质量,但需要注意的是,市场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因为经过疫情以后,我们整个社会的心态、所有观众的观影心态,可能会跟以前不太一样。

我们回看过去所有的“爆款”电影,一定是凑齐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一定符合了当下观众的整体社会心态。去年整个社会处在一个非常向上的氛围中,所有人对祖国、对自身的未来都充满了自信,这种自信是每个普通人结合自身的生活经验得到的,不是被宣传灌輸的,所以像《我和我的祖国》、《哪吒之魔童降世》、《流浪地球》这样表现“小人物”通过不懈的个体努力,给集体带来生存和荣耀的,整体基调激昂向上的电影都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可以说这些电影都切中了当时的观众心理和社会情绪。

在今年经历了这样一个疫情的打击和磨砺之后,社会整体经济大环境会如何?疫情结束以后老百姓心态是怎样的?可能这些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作为电影创作者,我觉得大家在接下来的创作中都需要更关注这一点,去关注社会、关注每一个普通人在疫情中和疫情之后的喜怒哀乐,寻找能与观众共情、共鸣的好人物、好故事。

其实对创作者来说,我觉得不应该只想着怎么创作出“爆款”。大疫之后,我们更要做的是为观众考虑。人民需要被鼓舞,观众需要被娱乐。我觉得一个作品只有先打动创作者,才能打动更多观众。

## 疫情之后,行业会空前繁忙

《中国电影报》:这次疫情中,很多创作者都表示心情每天都跟随疫情跌宕,认为很多事件、很多人都值得被写进故事里、拍成电影。您考虑过进行这类题材的电影创作吗?

董润年:这次疫情里有太多活生生的故事、活生生的人和大灾面前凸显出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以前所未有的直白状态扑到我们面前。我每天的心情真的是跟随疫情的进展跌宕起伏,大量接收各方的信息和情感冲击,有很多东西确实感触颇深。但是我认为如果要进行一个好的创作,可能还是需要创作者好好进行沉淀,因为现在疫情还没有结束,很多故事、很多人物都还没有迎来他们的结局。我们还需要更多时间,更细致地去提炼我们的真实感受。

在疫情结束之后,一定会有的这类题材作品涌现,不管电影人最终要选择什么角度切入,我觉得首先需要冷静地思考。因为创作一方面需要激情,另一方面也需要沉淀。只有当我们能够从艺术角度、创作角度去平静、全面地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才会找到最好的创作角度。

《中国电影报》:疫情之后,您有新的创作计划要启动吗?

董润年:我现在正在写剧本、做准备,希望能够按时开工。我觉得疫情结束之后,大家都会面临一个难题:各路主创、摄制组成员,还有演员,可能都会忙得不可开交。现在,相当一部分项目都在家里闷头磨剧本,希望能够提前把主创、演员的档期约好。我估计很多项目现在都是在起跑线前面等着发令枪一响就要飞着冲出去的状态。疫情一结束,就会出现一波“抢人大战”。大家除了抢人还要抢地,全国各个影视基地、各个外景地都会空前繁忙,疫情期间没有拍的戏都要集中起来一块拍了。总之我是希望大家都能尽快开机,尽快把各自的项目上了。对于那些本来已经完成前期拍摄,但因为疫情耽误了中后期进度的项目,还有那些因为疫情被迫中途停机的项目,我祝福他们能够顺利完成,不要夭折,“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国内影视行业对政策的依赖度很高,疫情期间我们也看到各地都出台了一些影视文化类的扶持政策,希望这些政策可以迅速落实,帮助整个行业快速实现复苏。